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六

墓銘

宋子直墓誌銘

通直郎知温州平陽縣事宋君諱靖字子直以大觀
元年七月疾革顧其子澥溥涇而言曰彭城雖吾鄉
然田荒屋壞不可恃以久吾愛常州文物盛又汝外
氏所在汝必葬吾於常而居焉從舅學吾死無憾俄
以其月二十六日卒澥等奉遺命得穴於晉陵縣德
澤鄉衝浦之原而以明年四月丙申克襄大事初君
之疾也平易之民不復至庭下曰酒通直無恙乃可



辨曲直及君之卒也雖重谿復嶺之外老扶幼聚
哭於門曰通直竟捨我而逝耶語已又哭觀者亦哭
鰥寡孤獨又繪像以祠焉蓋君愛民出天性甫下車
罷胥徒之無名而巧挾文書以濟其姦者三百人令
曰猶或竊擾吾民亟執以告自是絕迹境內舉安漁
人夜半爭魚傷鬪捕者利賞指為強劫如其說即當
死者十八人君原本情杖之而已以故得民心民數
前令勤明廉潔不以僻遠改其度如君比者纔省記
一二嗚呼古所謂良吏者君殆庶幾乎君叔渙嘉祐
末登進士第為第三聲實暴耀君慨然師慕以自勵

鄉先生中書舍人顏復秘書省正字陳師道咸稱之
初用祖任為郊社齋郎終父喪調壽州司法叅軍未
幾丁祖母河東縣君姚氏憂又丁母夫人劉氏憂服
除調濠州司法應天府虞城尉通四考移同州馮翊
令代去改宣德郎磨勘轉通直郎在壽州雪垂死者
五人法當改官不以聞或詰其故曰我不就賞則失
入者可以無罪敗人以自成何心哉在馮翊以民苦
轉輸力與外臺辨論他邑亦賴以免居家孝友父病
割股渙之子病心護視深到胷中無畛畦俸祿隨手
輒盡享平日五曾祖說衛尉寺丞贈尚書工部侍

郎相仲容雋部郎中父希元宣德郎君娶子妹五男
五女長淑第三汶皆夭逝餘即澣溥涇皆舉進士有
立志長女適太原府祈縣令姜思謙次未行次二亦
夭逝次尚幼惟君高祖右諫議大夫惟幹淳化中使
陝西首以高士种放田誥楊璞萬適聞於朝咸被召
擢放尤先顯夫知賢而不與立孔子以為竊位不祥
之實孟子以為蔽賢者當之若諫議者固宜獲報以
大其後然白子至孫四世矣仕猶未達也豈報之大
者發遲耶故因叙君遺事而追載之以待焉銘曰環
川原兮氣秀蔚松栝兮根深四方上下兮曷往若來
止兮容音自我民兮屬耳嗚呼故邑兮謳吟嚴奉嘗兮
茲始久彌章兮君之心

華世衡墓誌銘

君華氏諱仲平字世衡常州武進人曾祖叅太常博
士祖直淵壽州下蔡主簿父申錫先世以來積習為
善仕者多顯于朝居者能富其家至君之父益與諸
弟問學有聲弟時旣登第浸用則曰足以慰吾心矣
可以行吾志也晨昏餘隙教子以嗣其業君退然季
孟之間似不能言者然心敏力勤日久功倍遂登元
符三年進士第授廣德軍廣德主簿就職未幾丁祖

母夫人劉氏夏服除授將仕郎高郵軍高郵主簿郡
守部使者交薦秩滿遷通仕郎鄭州滎澤令自京得
疾歸數月而卒大觀二年八月五日也享年四十有
二娶丁氏男聳尚幼女四長適進士沈執權餘在室
母夫人陳氏老矣方賴君以養而君卒矣少妻幼子
擁持夫人相與慟哭晝夜不休吊者沾襟聞者酸鼻
越明年弟章奉母夫人命以十一月二十日葬于武
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下蔡墓之西北百餘步銘
曰母髮皤然子形眴然君歸九原嗚呼何言

孫明遠墓誌銘

晉陵孫姓多大族居南郭之外者特以儒顯自朝請
伯仲以文學登科子孫承之益奮勵為名士君朝請
長子也天資莊重甫五歲對所尊言必稱名既學即
忘寢食寒暑窮晝夜以自力每開卷先盥手淨凡格
正冠衣儼然如待聖賢而承訓誨自少至長初不少
懈以故讀書甚博造理甚深發為詞章咸有典則晉
陵當熙寧改科之初邵公剛試于南宮余公中試于
大廷皆為第一後者慕之士風寢盛迨紹聖鄉舉之
秋應詔而起者幾二千人君袞然為舉首譽問輝赫
鄉先生有美以詩者期君追繼今邵二公之成贈

踰久不備凡以朝誼謝事恩授太廟齋郎試吏部高等授將仕郎湖州安吉主簿邑大事劇君以廉恪協替令治部使者交薦之遇八寶恩就遷通仕郎秩滿監泗州軍資庫時朝請七十六歲矣君方待次日率子弟奉承左右歡聲協氣洋溢閨門鄉邦矜式焉孫氏世多壽考君又孝弟忠信宜享遠福光顯于世大觀三年年方五十六俄以其夏感疾以五月九日卒于家前卒一月奉親之外不與人接但齋居焚香誦華嚴經而已秩甫終而疾作以至瞑目亦異矣哉有文集十卷君諱邈字明遠曾祖居約祖宗脩贈朝散

大夫父揚休見以朝請郎致仕母王氏追封崇安縣君繼母施氏見封德清縣君娶姑蘇葛氏子男五人長曰瓌常貢于禮部以文行稱次曰瑋曰琬曰琰曰珩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莊安上次適進士虞穎次前卒次尚幼孫男祖德卜以四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處朝請以銘屬浩浩不獲辭銘曰有才有志學以充之迄于大成可以有為仕不及顯不行于世行于閨門衣綵而戲旣寧其親亦施其子子子孫孫率循于祖五十有六壽雖不長不亡者存嗣其隆昌

姚君墓誌銘

元豐初余與今通仕郎新撫州金谿縣令姚天迪集
忱同在大學見其夙夜經史中略不以家爲念問之
則曰我弟仲達字子上有才善幹順適親心無不至
我所以安於此者以其足賴也後二十年天迪尚未
第意其倦不復出然方且汲汲科舉如晚輩少年問
之則曰欲罷數矣仲達每涕泣而言獨不念先人屬
兄以起家之意乎奈何輒已家事無細大仲達身任
之兄但努力爲門戶計我以是不敢不勉又數年間
天迪登第得目疾甚異及見而問其故即曰仲達緣

家事數遭患禍皆人所不能堪者雖其心不以爲苦
然我不勝痛憤泣淚盡而致此今年春天迪調官還
過常州會余方遭仲弟喪而天迪亦適聞其弟危疾
倉黃亟去旣而書來則曰到家仲達已前卒實大觀
四年正月四日也享年五十七娶黃氏子男三人歲
癸策皆舉進士女一人歸王邦憲孫男女四人十以
其年九月十七日葬于剡金牛之原念其平生以從
兄奉親故屢投身幾死之地不憚鄉里歎以爲難比
年芝生于書樓又生于堂廡聞者皆以爲孝友深篤
所段今下不克已矣句無以發揚則何以慰泉下又念

分好不以窮通改易久而彌厚者莫如我友乃不遠千里走隸人持行狀踵余門余不得辭惟姚氏世惟越州剡縣人仲達之曾祖文玘祖德榮父延祐皆有潛德延祐生三子長曰仲堪嘗以文學薦早卒次即棐忱仲達也銘曰瘠其身以肥家殘其身以成兄豈其身不足顧惜乎蓋不敢忘先志而規自寧焉嗚呼惟天矜之後人興

孫叔權墓誌銘

君孫氏諱搢字叔權世為常州晉陵人曾祖世南兄弟六人皆有聲場屋同時薦禮部者四人自後子孫

相繼以進士起家祖式獨隱居不仕父誼資州龍水縣主簿有四子君為第三龍水捐館時君纔十三歲已能自立如成人外祖湖州德清縣令徐良佐以能詩名江左每過君家有所詠歌君輒私屬其韻德清歎譽之及長篤志問學數試有司不偶或勉以不若治生事君曰奈何廢箕裘之緒耶益自奮不怠君天資沉靜未嘗安笑語居家事毋從兄友弟與鄉里親朋周旋靡不得其歡心當利害相摩之際它人往往憤形色詞君獨遜順而已衆尤以為難及大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遇疾二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四十娶

錢氏三男公發公才公義皆幼四女皆未嫁卜以其
年十月十四日葬于武進縣後暑村先塋之右其弟
揀以母兄之意求余銘余與叔權親好甚厚不相見
纔十許日而叔權逝矣今迺爲之銘悲夫銘曰其容
漠然如不能言其心皎然不以利遷後暑之原奄從
其先其後則延何有窮年

李季侔墓誌銘

季侔字文也熙寧中今衢州西安縣丞文林郎嘗林
成老方以通經爲鄉黨師予與季侔從焉季侔尚少
已知夙夜自力爲起家之計成老每每歎譽聞者咸

謂季侔之親輕財赴急屢脫人於艱危陰德所鍾其
由此而顯乎予出遊四方久且三十年而季侔布衣
試有司猶弗偶然其志益堅其學益進購求群書惟
恐後時所聚萬餘卷博覽者資焉嘗曰遺子黃金滿
籛不如一經親旣以是遺我我復以是遺子子子孫
孫用之不竭况萬卷之多乎庶知我之富者在此而
不在彼也嘗由族屬達於里閭周其寒暑窮而任其婚
姻喪葬之事徃徃諱不自言尤爲先生長者所稱大
觀二年年方四十七奄以十一月丙辰卒于家嗚夫
季侔字文也常時實李氏常州晉陵人曾大父振大

宿父選妻裴氏男三人長曰元善嘗中上舍選蓋米
貢以入官以成先志次日元表曰元善皆幼女八人
長適登仕郎辟雍直學施炯次適登仕郎婺州蘭溪
縣主簿蔣璨假將仕郎邵熊太廟齋郎霍端本次在
室其弟剛與元善中以三年九月壬寅葬于晉陵縣
萬安東鄉之
於是序而銘之銘曰士方奮于庠序孰蔽之弗使與
世方躋于仁壽孰裔之弗使久尚其有書充塞棟宇
承以弗忘其昌孰禦

何繼文墓誌銘

前進士何升之將以政和元年三月壬申葬其父於
江陰縣鳳戈鄉之由里山前期走晉陵且泣且拜屬
某曰先人力教升之異有成立崇寧二年春南賜第
即以封事竄蘇州大觀四年夏蒙恩復入官而先人
棄諸孤已九月升之不孝罪大懼無以自贖惟是發
揚潛德為不朽計尚庶幾可以自竭謹持鄉丈人陳
鼎所為行狀請銘豈惟升之幸所以慰冥冥甚厚浩
受而讀焉曰君諱武字繼文世為金陵大族曾祖清
避李氏亂徙居江陰今為江陰人祖亢父詠皆舉進
士職方郎中徐申天聖中為江陰司理參軍聞詠賢

以妹妻之生子五人君其長也幼好學能爲詩長益聰敏強記自五經暨陰陽家說靡不談洽或勸之應舉則曰我山林人耳教子弟以紹先業足矣一日戒升之曰吾家積德久已累世必有興者其在汝乎勉之勿怠升之游太學校藝常列魏等聲名籍甚間歸省君遽遣之曰勿以吾貧累汝志升之遂由上舍登進士乙科賀者盈門君無喜色及共得罪言者既至君無戚容未幾恩釋升之以歸君心恬然自若也君文甚篤信義甚著弟嘗爲姻家所訟逮捕甚急君亟詣縣請自對州獄以高年冒大暑留數月直其弟

而歸舅大理寺丞徐信寶卒貧甚其子遠出君贍給其家數年畧無倦意鄉人爭訟多取決於君以急難告者必極力濟之嘗得衛生術平居怡怡惟以詩酒自適故年雖高貌若少壯大觀三年秋忽作詩別家人後三日而卒寔八月二十七日也享年七十二娶張氏子男三人長升之次申之次仲之女一人未嫁孫男女二人尚幼噫茲可銘也已銘曰峩峩兮里山渺渺兮江水北龜食兮莫違奄佳城兮在此追歎美兮如綸恩方來兮未已曷既逝兮不忘惟承家兮有子

至明弟墓誌銘

君諱洞字至明上世蓋杭州錢塘人曾祖隨伯祖賈
為廣東轉運使而卒葬于荆門先祖乃卜常州居焉
今為常州晉陵人先考有子六人君次于為第二自
兒童時即能致曲以事父母少與余皆從師讀書予
既出仕諸弟游學君遂不復應科舉曰我當專省定
以安兄弟之心故予與諸弟去親側久至四五年近
猶一二年而君獨未嘗離左右油油翼翼聲柔色怡
惟恐絲毫忤親意予頃緣罪戾竄斥湖邊君時已感
風痺二年矣初不自憂特為予深憂髮盡白其天性

奏君為假承務郎以疾不能赴調後八年疾復作奄
忽而逝實大觀四年二月二十有一日享年四十有
九吾母安康郡太君張氏哭之甚哀聞者泫然嘆曰
善人遽爾乎乃俾高年之親痛念至此耶曾祖諱元
慶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贈左屯衛大將軍祖諱霖
尚書都官郎中考諱戩廣濟軍錄事參軍贈朝奉郎
妻張氏男樞舉進士以其年四月五日葬君子晉陵
縣德澤鄉之林莊先祖墓之東北二百步於是涕泣
作銘納之壙中銘曰才也過之弗猷弗為壽也嗇之
弗之弗之旨其誰已之莫得而知有子頃頃奮于書詩

君之不已庶其在茲

鄒君墓誌

君諱擴字希暉西京作坊使諱某之曾孫東頭供奉
官閣門祇候贈左屯衛大將軍諱某之孫舒州宿松
縣尉諱某之子屯衛而上世家錢塘宿松徙于常州
君幼孤其之祖尚書都官郎中諱某君妣父也撫育
君而教誨之如子逮君有室始自居于宜興以訓童
子為生晚年倦甚乃不復出無子可以就養浩與從
兄從事郎北京國子監教授起皆助以俸既又皆罪
不克助蕭然席門之中時時吹簫數聲而已孔子

所謂善能自寬者君其類乎大觀二年秋九月十七
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八十三初娶許氏再娶李氏以
其月二十七日葬晉陵縣德澤鄉之赤岸村在都官
塋之南一里許某於是雪涕而銘焉銘曰幼而孤老
而獨賴猶子助以祿俄失之久莫續壽而已豈其福
惟自寬追往躅

銘張明墓

役者張明以熙寧丁巳十月二十四日生宿州柳子
鎮以崇寧癸未八月十一日死于昭州朝天坊其服
受予之蓋十有九年初予之窳永州也童奴率憚予

獨明求行甚力後又隨予至昭昭於廣西最為惡地
桂之城門號昭州門者不敢開開輒瘡大作以故南
人自畏之商旅弗由其途監司弗飲其水予至之日
適又甚焉素巾滿郊塵袞鼓連晝夜故老言數十年
無有也嘗於蒼埃白霧中注鳥正飛而墮雞豚狗豕
正行而顛仆問之他人則曰發瘡然也然隨予居者
無一不染此疾呼醫治藥朝夕以之於其呻吟嘔洩
間予形影兀兀寢食幾廢但幸其皆救耳明卒不救
嗚呼其偶然邪非偶然也邪以其死之明日具棺斂
葬于仙宮山之陰而為之銘銘曰生于北斗之北誰
汝生死于南箕之南誰汝死汝之所以然者吾無得
而詰焉汝之體魄其安于此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七

墓誌銘

長壽縣君高氏墓誌銘

夫人姓高氏亳州蒙城人率府副率諱遵望之女承
議郎李君兢之妻夫人生大族耳目富貴於其童時
輒能以禮自飭父母賢之故以歸李君其後所以處
事施于其家自為婦至為母為姑上下內外翕然宜
之無間言李氏素雄於財至承議君則礫阿有大節
不復以積蓄為事日與幽人豪士相佯乎風塵之外
而已其後宦遊四方養生之具主主不絕夫人竟

嘗動心焉承議君白首矣方且栖栖筦庫間或以為
恨夫人獨勉之曰仕誰不願違其不得違者命也君
如命何我聞為善必有報姑教諸子以俟之可乎平
時奉佛甚謹晨起誦其書有常數數未滿輒不飲食
元祐初年從承議君監濠州酒務明年六月初十日
以疾卒享年七十累封長壘尉縣君子男四人翊蟻塢
竦皆舉進士蟻塢皆屢試禮部尤以文行稱女一人
未嫁孫男女五人越二年翊等奉其父命卜以其月
某日祔葬于揚州江都縣志不興寧鄉曾祖諫議之塋
前期來求余銘余頃教授揚州塢時為學正相好也

不獲辭銘曰長壽之賢信于稗齒未嬪高門益安義
理豐約後先豈易其視間關良人頽脫諸子敬戒成
就弗怨弗鄙善報有期云乎不俟昭示無窮庶幾在此

夫人林氏墓誌銘

元祐四年七月六日陳君諱某之妻夫人林氏卒於
是陳君卒八年矣其葬在興化軍某縣谷山之先塋
其子舜昂舜元將以其月某日舉夫人之喪祔焉前
期用其友人江陵府松滋縣令監開封府陳留縣酒
稅王回之言以求銘於浩浩頃遊太學與舜元厚後
官揚州又嘗因之以定交於回也不敢辭夫人其系

人父詰將異其性爲擇對旣筭歸陳君迄白首作止
皆中義理內外上下安之爲女爲婦爲母爲姑者至
指以爲法陳君少有四方志已而所嚮繫輟輒拂衣
還里門以詩書訓諸子且招善士爲之師夫人於時
罄奩中物買地築室佐其事無一毫顧惜七男子雖
不幸死矣然其成就如舜昂舜元皆力學而舜元尤
以節行籍籍東南蓋不可以多得也嗚呼夫人可不
謂賢哉享年七十有九男二女嫁湖州烏程縣丞劉
必進士戴勵孫三男六女一嫁進士傅求餘未行銘
口輔佐以義以成其子以卓犖乎多士壽考以歿以

同其穴以安于舅姑之側嗚呼夫人流慶其未艾

夫人嚴氏墓誌銘

毗陵張氏居張莊者爲東南著姓由稷虞卿而上累
世皆義居至虞卿益蕃雄一方其伯父老矣委家事
以自佚而門內之治惟虞卿之婦總焉虞卿娶霍氏
生一男四女而卒夫人嚴氏實繼以行事其伯舅如
其舅撫其前子如其子虞卿落落鄉間與賓親適其
平生而不他慮夫人力也未幾虞卿卒夫人益務飾
其子故其男炳從師友爲進士其女歸進士鄒洞胡
明脩一輔世胡謐莊安常皆不貽親憂里有貧女無

歸夫 幼育而長嫁之其自奉則一切薄約游謙不
輒出見至親有時語人曰孀婦當如處女中外族黨
睦然歸心侍婢白首不忍去顯官有賢其節者力求
繼其室竟不奪初志其母亦不忍奪也初得疾即治
斂具比革命家人取視顧其母年且八十在傍泣曰
兒不獲終養矣奈何語絕逝去實元祐八年五月十
九日享年四十七父士元母強氏蓋同郡儒家也生
二女一女未行炳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
鄉某原謂余姻好屬銘銘曰得夫而早歿有子而非
已出諸孤恃焉以迄于家室皎皎弗渝秉其一德爲
女婦母是迪是式有歸其丘有蔚其殖何千萬年夫
人安宅

夫人程氏墓誌銘

夫人程氏世爲常州晉陵人也曾祖士鄰某官贈某
官祖昌言某官贈某官父端某官晉陵於浙右爲士
大夫最盛處程氏於其間又爲名族夫人生長家法
中早爲父母所賢年當行會今婺州觀察推官林君
師醇醇中方中進士第遂以歸之醇中幼失所怙太
夫人甘貧守節訓育諸孤以至白首蓋已勤矣自夫
人歸々委以肅助閨門與其施工上下內外一如心

夫人吾醇中不以位卑自少所至奉條約脩職甚謹未嘗開口乞憐上官以故間關州縣人或不堪其憂而夫人獨以義命勉焉且左右奉承惟恐不動家室念聞者歎曰真林氏婦也間喜讀書一覽輒成誦尤篤信內典渙若有得者醇中為壽州霍丘縣尉時夫人得疾一日與醇中語皆超詣名理神色不少變已而逝去實元祐七年九月十八日也歸林氏凡十年年三十二生一男一女後二年紹聖元年醇中八月某日葬于蘇州吳縣某鄉某山之原前期狀其行屬予銘且曰程氏生平雅好文字且知君與我交善庶幾慰諸泉下銘曰移孝于姑移順于夫克隆厥家而弗與俱彼苗者子身後之儲雖則遠矣稟其如初

蓬萊縣君狄氏墓誌銘

夫人狄氏其先太原人唐梁公之裔也曾祖希顏贈兵部尚書祖棐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父遵禮左朝議大夫母鄒氏壽安縣君夫人幼淑慧父母愛之既笄遂以歸吳君克禮龍圖閣直學士中復之子也龍圖方顯于朝所與婚皆一時望族而夫人自初迄終能使舅姑與其孝婦如安其和急難德

其施宗黨稱其賢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八日卒至建
中靖國元年十有六年矣其夫不忍娶以繼其室享
年四十有三追封蓬萊縣君子男塙舉進士女適進
士譚泌孫男一人女一人克禮公爲朝奉郎新絳州
軍州事將以二年二月六日祔葬于南康軍都昌縣
白鳳鄉之先塋謂某視夫人爲外姊屬銘銘曰夫老
弗偕子養弗逮徃其從之舅姑所在宅兆旣安松楸
旣成恩則不忘儼如平生

夫人鄒氏墓誌銘

改壽州下蔡縣主簿華君諱直淵之妻夫人鄒氏崇
寧元年年八十有二以閏六月癸亥終于常州之私
第其孫仲平等以十一月丙申祔藏于武進縣懷德
北鄉下蔡之墓五年追迹行實而爲之狀曰夫人尚
書都官郎中諱霖之長女太常博士諱參之家婦其
先杭州錢塘人都官徒常之晉陵夫人幼警慧古今
文章歷耳輒成誦都官未有子夫人率其妹供子職
甚謹都官賢之以歸下蔡下蔡失所恃弟妹多未齒
夫人一一調護至於冠昏門內之事大者稟命小者
專達靡不如太常意太常用是徇國忘家以顯名于
朝下蔡旣倦遊語夫人曰吾將歸佚故鄉能安之否

夫人曰君安無不安者不蔡以故勇退就閑道遥聲
利之外二十年如一日未嘗悔往慨不遇惟訓誨子
孫而已子男四人申錫時嶼申伯皆舉進士申錫時
尤以文學知名時登第歷官一時公卿爭挽致之不
克用以卒終懼州西安縣令女三人適進士李亘胡
元均霍端輔孫男十三人平寔彥字宙完寓章寅寬
宰宋皆舉進士仲平登第為高郵主簿寔以特起賜
第鄆州州學教授女十三人長適進士周咸次王臨
次繼咸室次王履鄒語周先餘未行曾孫十二人夫
人老矣四子皆前逝孫彥字亦天逝聞者不堪其憂

夫人安之若命泣如也晚年不復省家事惟歲時
祭享必緘志隱視或以勸止則曰先實臨之安敢怠
夫人賢德蓋如此狀已寔持以來且曰夫人顧言曰
吾銘當屬吾姪浩敢請嗚呼浩之先君朝奉既不幸
矣姑尚無恙可以慰罔極之思今亦不幸矣又屬銘
悲夫於是雪涕而銘之銘曰都官之女太常之婦媿
德下蔡卒為賢母八十有二其身則壽其子則否不
稱其有不在其子必在其孫軒軒既翮既翮而騫動
惟時矣聿傳于天有豐其碑有宮其龜闕于高松潛
德光輝尚其有詩配此銘詩

德興縣君曾氏墓誌銘

台州天台縣令王君諱無咎之夫人德興縣君南豐曾氏諱德充字淑珍贈太師沂國公仁旺之曾孫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致堯之孫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易占之女既笄而嫁嫁九年而嫠嫠四十年年六十九大觀二年五月乙丑終于潤州其子之官舍以仲兄丞相布之恩賜冠帔封邑子男二人細通仕郎杭州仁和縣丞緼文林郎潤州州學教授女二人長適朝奉郎國子司業朱京次適通仕郎建昌軍南豐縣丞楊槩孫男三人女三人夫人

性莊重又積習家法故自處以至於行自幼以至於老內外宗黨爲女爲婦與爲母者咸取則焉喪父方八歲哀慕已如成人及歸王氏能安其貧而相以義天台用是棄官潛心著書立言爲世大儒天台沒四顧無所託乃携諸子依于仲兄訓誨撫存頃息弗怠久之男克登第女得所歸男皆以文行知名且將光顯于世王氏丞嘗幾絕矣至是復繼而滋豐夫人力也嗚呼賢哉初丞相與弟翰林學士肇居于潤皆久疾俄而學士疾革丞相聞之一慟而薨學士旋少間聞丞相薨亦一慟莫救相去裁一日蓋大觀元年八

月乙卯丙辰也識者固已歎二公交悌誠篤不可及
後一年夫人隨其子官于潤州及境亟往哭之亦下
慟不挾日而終識者又知夫人之賢無媿乎兄弟如
此細縕卜以四年正月己酉葬于建昌軍南成縣可
封鄉松溪之原相與泣血述夫人之行屬浩為之銘
銘曰曾氏之先參游聖門門人三千特以孝聞由元
逮西有遠其齋篤於親親豈惟男子猗歟夫人自幼
則然從而有所行咸以為賢既成其夫亦顯其嗣我心
不忘念我兄弟一慟而絕如弟如兄與古列女凜其
同聲

夫人葛氏墓誌銘

夫人葛氏其先廣陵人楊行密亂江淮高祖徙居江
陰今為常州江陰人曾祖鄴祖惟則父瑜世以貨高
一方夫人生最盛時而謹約柔順不啻寒家子年十
四失所怙事母張氏以孝聞外祖光祿卿鑄尤愛之
會今朝散大夫致仕胡公遠方擇伉儷於是夫人歸
焉舅正議公既歿姑和義郡太君虞氏在堂聚族眾
貧甚夫人罄奩中物以裕其謀無吝色和義有痼疾
夫人侍左右十餘年藥餌不經心手不以進一日疾
遽革大夫隨櫬未還夫人哀號之外區處喪事靡不

周盡長女甫嫁大夫被旨出婚自數千里來勢不得款時慈聖光獻皇后山陵未祔法家謂婚姻初無禁文夫人曰縱於文無害理有不安執不可已而果有虞祭之限其遇事類如此大大自壯以至歸居家奉親友諸弟當官夙夜不顧私我退安里門逍遙於風埃之表五十年間人無間言緊夫人輔佐力也諸子篤志學問宣力郡邑爲士民勲奮鄉人稱願焉亦夫人有以助成之也大觀三年冬得疾十月十八日晏然而逝享年七十一以大夫心封永康縣君子男五人長白孝承直郎知建昌軍南城縣事次曰津通仕

卽行台州司法叅軍次曰律曰建曰律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知荆門軍當陽縣公黃熙次適進士謝景平次適西頭供奉官監磁州山鎮楊應律次適進士唐實孫男女十二人卜以四年十月二十日葬於武進縣懷得南鄉之永安莊正堪城塋之西北二十步大夫屬其甥文林郎知泗州錄事叅軍張晬狀夫人行實而以浩辱在親好屬爲之銘銘曰法度是循鳴鳩其德歌于國風允爲內則得之自天津追古昔有如夫人柔順均一知進知止克相以義或仕或處率成以理令妻壽母宜其受祉戒銘不誣昭下曷已

夫人臧氏墓誌銘

夫人臧氏世為越州山陰人嘗嫁而孀居後乃歸今
通仕郎新撫州金谿縣令姚君棐忱金溪有男七人
芊薄芝華皆舉進士豈藝若尚幼女三人長適錢宗
臣次適陸寧次適歸宗夫人各隨其分極意調護如
已出諸子安之悉如前母無恙時金溪與弟仲達相
視如左右手父母既歿同心協力久益堅確夫人奉
此意以周旋惟恐不逮仲達每窘於官即出奩中物
以脫其艱危無吝色及其得疾以至不幸適金谿赴
調未歸所以虔醫藥辦喪事卹其娣而祔其孤凡驚
擾之際男子所難勉者靡不由盡勤誠金谿歸歎曰
使我自竭不過如此其家方賴以肅睦而奄以大觀
四年九月十五日感疾卒蓋歸金谿之四年也享年
三十九將以其年九月十七日葬于山之九里原來
求銘銘曰南閨門兮四年俄兆城兮九里惟暫留兮
亟往不我使兮如此澤不泯兮梧捲來復遵兮沼泚
獨冥冥兮難追感夫子兮曷已

高平縣太君范氏墓誌銘

夫人范氏世為蘇之吳縣人太子中舍仲温之女資
政殿大學士謚文正公仲淹之姪女也中舍仕未顯

而逝文正迎其嫂及諸孤以歸尤器愛夫人曰異時
當爲擇良婿其後文正薨其家追用先意以夫人嫁
四明周公師厚公自衢州西安令改官由制置條例
司即提舉湖北常平遷運判易湖南久之乃通判河
南府保州以卒元三十二年夫人所以事舅姑奉祭
祀治家教子致公仕不顧私歿無後盧非特親戚鄉
里之所稱道而士大夫籍籍聞之固亦不可掩也自
元祐以來從兄丞相純仁從弟右丞純禮龍圖閣學
士純粹相繼登用婿陳瓘亦除諫官有以爲夫人賀
者初無喜色曰先文正篤於忠義親者尤服其訓吾

兄弟吾婿必以是得之耳及皆竄逐又或以告夫人
無憂色曰吾婦人不知外事但各願其無忘國恩而
已子鶚嘗擢爲提舉官罷條一司勅令未幾又以上
書責監泉州稅夫人年高疾久不可遠侍以去鶚不
忍離左右夫人戒之曰汝罪大責輕朝廷豈終棄汝
亟行勿以吾爲念已而鶚果蒙恩得直祠以歸居四
年夫人以大觀三年八月十日卒于四明之里第享
年七十九初封蓬萊縣君後改封高平縣太君子男
三人長鶚承議郎次銖台州黃巖縣尉次慧印從浮
屠氏女三人長適監察御史俞備次適承議郎毛濛

次適宣德郎陳瓘孫男女十人以政和元年十月八日葬于通遠鄉銀山管金谷里祔大夫之兆錫與浩親厚遠以銘見屬銘曰惟文正篤忠義忘迺身徇國事習見聞遠女子施于家率由是自其夫暨後嗣助成之靡不至要所存似兄弟若夫人可無媿

壽昌縣太君嚴氏墓誌銘

夫人嚴氏其先成都人後因宦游徙貫姑蘇曾祖諫尚書虞部員外郎祖穎職方郎中京東路轉運使父孟堅衡州軍事判官母甄氏夫人甫笄歸毗陵張公次元繼其室公之父天章閣待制晷之與其姪太常

少卿鑄同時以光祿卿老于里第號爲二卿其族甚盛然上下內外靡不以夫人爲賢公自大理寺丞積官至朝請郎自監楚州糧料歷任至提點鑄錢出處進退事多故矣初不少貶以追時好山陽徐先生積考公所尚以謂有志於古之所謂剛者夫人休戚同焉蓋三十年未嘗有一毫動公念公之姊妹皆喪夫子幼公取以歸夫人待遇之甚厚家事稟而後行擇名士以嫁其女比夫人不幸其女號赴若喪所親曰恨無以報德判官旣沒即迎繼母張氏竭力致養張臨終曰吾死於此無憾提點旣葬携諸孤還里第問

學有容造門必詢賢否誠賢即縱從之遊促家人爲
具笑語異常日喜長慶集幾成誦愛泉石不樂世榮
嘗中秋為歌詞示子孫其所稱慕乃陶淵明白樂天
而已元豐元祐間釋氏禪家盛東南士女紛造席下
往往空閨門夫人聞之戒家人曰苟盡婦道即契佛
心安用從彼擾擾邪疾革命子孫諸婦環坐食茨實
既而曰且辭我當去語絕瞑目子婦遽起呼問則已
逝矣大觀四年八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二初封華
陽縣君後改封壽昌縣太君子男八人長基通直郎
前卒次堅通仕郎次如晦輝垂放壘睿皆舉進士女

三人長適進士方希純次適宣德郎呂切問次適承
事郎崔頌孫男十二人鐸鑑錞錫鉢鉢鏐鏗鏗鏗鏗
錡女七人長適進士謝亮次適假將仕郎周鑑次許
將仕郎畢知微次許進士石公駉餘尚幼曾孫男一
人以其年十月丁酉祔葬于滁州清流縣昌城鄉安
仁村提點之兆狀其行屬銘嗚呼夫人於外孫中眷
浩特異浩一頃得罪竄嶺表親戚朋舊不復顧省甚者
聞姓字而掩耳過門巷而障面夫人獨數數到吾家
拊存吾母居於平日又命許子遣書問勞不絕所以
劫邱瘞瘞君窮之時畧不以禍福撓奪其意疾且革

夫國浩至前猶忍呻吟之聲從容慰諭嗚呼無復報
德之日矣敢不勉次遺事而爲之銘銘曰惟柔承剛
嚴濟思夫功顯白子行稱華陽壽昌龍光榮綵衣交
煥蘭膳馨詵詵奕奕嬉曾孫一方矜歎五福膺可山
環滁高且清奄忽從公闕佳城慶流厥後當彌興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七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八

祭文

黃陵廟祝文二首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九月癸未朔初七日己丑責
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鄒浩謹以清酌茗果之奠敢
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浩元符中以諫官論
中官不當立削籍流新州明年今天子嗣興召復秩
序遂隳禁從爲中書舍人又爲尚書吏部兵部侍郎
又以寶文閣待制出帥杭越碩雖報効未昭而宿罪
往愆亦埽然盡矣日者元符皇后重有訴述於是復

竄湖外其所以播告天下有特降之詔有中出之疏
典刑所被竦動一時在神聰明宜已洞察惟神其堯
為父而嬪於虞虞帝之所以去四凶所以命元官所
以辨真偽是非之實而待君子小人各當其分神固
得之矣用以照物豈不明哉唐韓愈黜守潮陽舟次
祠下禱焉蒙神之福啓帝之心以獲位于朝入到于
今仰之浩愚不肖不足以方愈儻其誠果在兩亭庶
幾亦繫大庇早獲旋歸以奉老母若夫獲位于朝如
愈之前日事則非所敢望也惟神其聽之尚享

維崇寧五年歲次丙戌二月甲子朔二十九日壬辰
前責授衡州別駕鄒浩謹以清酌茗果之奠致祭于
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浩元年秋九月舟艤祠下嘗
有禱于神今蒙恩歸侍悉如初願神之所以賜浩者
効矣敢不肅恭澡雪進謝靈德乃若調柔風伯納來
馮夷使江湖安帖早達鄉國則尚於神有望焉惟神
終相之尚享

安流王祝文

惟神聰明故能照物而各得其理惟神正直故能助
善而必降之祥矧威靈久著于重湖而秩祀獨超乎
五等其於既施厥有始終某頃年負罪而來御風而

行既已荷神之闕休矣則今日蒙恩而歸也順流而
濟豈不繫神之庇乎肅薦誠忱仰惟歆納尚享

忠潔侯祝文二首

惟神忠能切於愛君潔不污於流俗今去神之世不
知幾百年矣而孤風特操凜然如生如星斗麗天如
冰霜照地肆及昧陋有激懦衷祗拜宮庭其敢自怠
惟神無幽不燭無情不通庇以休祥俾獲安濟宜不
但重湖之內而已也尚享

傳曰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其之誠心自以為至矣而
迹形諸外有可疑者巫史肆肆潛藏祝文輒持空言
焚獻庭下其知之猶弗自許况神不可欺乎惟神至
正動天純明貫日判別幾微於黜闇之中若數一二
分黑白用以驗巫之敢紿而察其之本心豈不易然
邪便風息浪濟以安寧俾獲迎拜帝恩歸奉老母尚
冀神休之即見祐也謹取舊文而并獻之

奉安本學土地祭文

神不安處日以懼心廟貌旣新厥惟來合載洵今日
用薦聰明勿憚一勞永扶多士

祭告先聖文

惟王之道神明博大固不可以容聲而當時之士親見所為猶或咻咻也况及後世異端蠶起汨沒本真以自為是則其能不以彼易此而潛心王之道者誰乎力闢揚墨乃有孟軻自成一家乃有荀况折衷義理乃有揚雄隄障末流乃有韓愈先後相望雖參差不齊而俾王之道皜皜乎百世之下則隨其淺深咸有力焉今天子前言徃行罔不灼知於是追封此四人者惟壽惟邑有異有同公則配食伯則崇祀以示褒崇以為學者之榮而維揚鄉校將以塑繪其像于王之左右而有司卜吉龜筮協從命工飭材繼今以始樽簋薄薦敢告其由

祭告先師文

昔者聖人以四科差群弟子而公獨以德行冠焉斯可謂盛矣後世豪傑之士如孟軻荀况揚雄韓愈莫不想餘風而頌譽之或曰具體而微或曰智而窮於世或曰得其所行或曰確乎不拔其言雖不同要之皆為知公者此亦潛心聖人之道與公一趣而然也今天子以義起禮咸秩無文而四人者皆追封焉俾列公側以祠于廟以為先儒之報而有司將塑繪其像既得今日何敢不前期以告

奉安先聖文

惟王既没百子紛如支離大道顯門多途響隨業著
論齊以鋪誰其援之卓哉真儒孟荀揚韓以時則殊
至言正行不約而俱群迷易心觀感而孚得王之道
萬世不渝天子神明深所歎譽爵命報稱或塑或圖
翼翼在列畢工云初庶幾學者永言軌模敢用昭告
王其鑒諸

奉安兗國公文

昔者聖人之門由公在焉而攀鱗附翼者以三千計
非公步趨言辨踵續聖人而能發其立教之旨使皆
智悟而深造焉何以臻此歟朝廷脩明典禮祓飾太
平而孟荀揚韓咸以道德被服六命飭工塑繪儀容
肅如永永廟祠自茲以始則所謂門人益親者豈獨
賴公致力於當時哉公其鑒之

奉安鄒國公文

上公九命其宮室禮儀必砥以為節蓋古之制也惟
公追冠于爵名而久秩于祀典今茲易地凡所以煥
然一新者率循古制非得志而不可為者也公其安
焉以對國人矜式之意

遷學告文宣王文

惟學據非其地又益圯壞懼無以崇風教嚴祀事荒
度以聞亦既成命凡厥改作卜以二十三日始且將
奉聖賢之像往焉王實臨之敢前期以告

奉安文宣王文

惟王之道雖不繫手一學之隆替然貌像棟宇易舊
為新以篤一方嚴事之心則吏所不敢懈厥功既成
用以昭告惟王其鑒諸

奉安兗國公文

惟公體聖人之道無入而不自得故昔之陋巷非所
憂則今之廣廈亦非所樂唯其因嚴生敬使人知學
校可尊而名教不可犯以庶幾公之德行焉殆亦公
之所期於後世者敢吉蠲以告

奉安鄒國公文

惟公之生兮值戰國之縱橫躬道德而周游兮肯追
時而營營乃所願則學孔子兮迹或異以相成氣浩
然其剛大兮肆云為而中程關塞路之楊墨兮斥並
耕之許行援外義之告子兮止言利之宋牼郤假館
之曹交兮辨挾長之滕更整大倫於既紊兮如日月
之著明惟成功之遠躒兮曠千歲而騰聲今天子之
神聖兮博載籍而留情燭公之所以然兮參七篇於

群經錫爵邑以褒崇兮飭宵公之儀形雖齊梁之弗
遇兮被盛世之顯名顧不動心而自若兮宜無足以
為榮慰普天之仰止兮俾矜式乎諸生且得為孔子
徒兮亦公願之素誠祀茲始而永休兮與寶曆而相
應

遷學祭告舊學土地文

惟神默相多士久矣顧以學陋改卜于城之東南隅
且將遷神以去神既克庇之則亦惟終始之當不此
疆爾界為異觀也

提刑衙土地祭文

使者委舊宇而弗居蓋十年矣請以為學既有成命
用消穀旦肇興厥功且將規地之宜遷神居焉維神
福不貳心必能以庇于前人者永庇多士士亦有以
奉事不敢懈

奉安新學土地文

惟神分地而處亦既有年廟像是新蓋與學稱載消
今日以受威靈神其鑒之永相多士

春秋祭本學土地文

惟神庇于茲土士以永賴潔誠祭奉禮有故常時而
舉之弗敢懈

奉安先師文

昔者聖人之門由公在焉而攀鱗附翼者以三千計
非公步趨言辨踵續聖人而能發其立教之旨使皆
智悟而深造之何以臻此歟朝廷脩明典禮被飾太
平而孟荀楊韓咸以道德被服休命飭工塑繪儀容
肅如永永廟祠自茲以始則所謂門人益親者豈獨
賴公致力於當時哉公其鑒之

祭建隆慶禪師文

念昔西遊師不在廬我旣旣風即日就途謂數載間
復侍如初迨今東還師竟何往有歸其立有儼其像

山川草木色猶悽愴師如秋月普照天地循影而求
則非全體本無去來矧有生死曰死曰生亦奚悲喜
惟其室中妙聞心要冥然宵行破昏為曉世不我遷
乃師之教息淪肌骨曷日忘之師既不亡我常師隨
焚香塔前豈云報師

祭蘇丞相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閏六月丁寅朔具位鄒某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丞相司空蘇公之靈嗚
呼惟先祖都官與先公太師同登天禧三年進士第
分好深矣公以其故待某甚厚爰自甲子仲秋初見

公於持喪廣陵之際迨至庚辰孟冬再別今於歸老
丹陽之後十七年間公既教誨之使學通古今又品
題之使名聞于時又陶冶而成就之使獲遇於聖明
之日某雖愚不肖竊冀進不負君退不辱親不為名
教罪人以荅恩德然久之未能也而公逝矣嗚呼公
由館閣儕侍後至於宰相其於書無所不記於事無
所不能為朝廷著龜為海宇模楷蓋雖三尺童子莫
不知之若其運動樞極綏靖華夷智必用乎幾先功
每收乎形外天下陰受其賜而莫覩其迹則雖賢士
大夫有不知也某亦安能言之哉然某嘗聞公之緒
言矣學至於絕學心至於志心消息盈虛自與時會
世雖欲親踈利害之不可得已然則公之所以出處
其本於此乎不然何揚歷五朝脩更萬事而後容終
始一歸于正耶雖然在公為無足言者姑以薦誠意
侑奠觴而已公騎箕尾寧來歆鑒尚享

焚黃祭文

浩罪逆不孝上承流澤以僥倖天子異恩擢居諫垣
式逢大禮追榮先世國有彛章自廣濟軍錄事參軍
為通直郎寔進二等生雖不克改官而今乃通于禁
籍且繼自今以往若不肖嗣廕積德以致其身而無

愧怍則命數益有加焉仰惟靈明亦以自慰浩穢當
言責義不得歸謹令弟洵等因寒食節恭即墓下以
告尚享

祭李仲益文

嗚呼仲益一至於此耶以為不然耶閏月二十二日
遭風濤於浙江舟幾覆而僅免俄屬纊而難留家弟
之報蓋如此其悉也而不然邪以為信然邪如君光
明俊偉溫和篤厚納五車於曾次籠萬物於毫端畧
未展其一二以表見於世而髮黑齒牢視聽通徹又
心也而信然邪方仁聖在上搜拔賢能不次

而用之山顛水濱盡入墓園君乃於十載一際之會
而至此極邪何令子之不幸甫逾期月而君遽從之
以往邪其分有所定而不可逃邪其數有止而不可
增邪其亦適然遭之而不可柰何邪嗚呼天高難問
其誰判之念君我交獨君我知我罪投竄君泣送之
我毋浸老君愛護之我子尚幼君婚姻之如金如玉
孰能易之如膠如漆孰能間之君今已矣孰能作之
惟幽明之遂隔紛涕淚之交垂有殺在列有酒盈卮
不復如曩時之為我痛飲而大嚼也君能超然而颺
逝矣則今日之奠果知之乎否邪我疇寓誠而心折

者實非以君之或私

祭曾內翰文

嗚呼八月乙卯丞相棄世甫及丙辰公亦隨逝伯仲相從一至於是其耦然乎抑有所制人亦有言有足傷悲公與丞相去春同歸以出以處如墳如篋別經歲餘茫乎何之銘旌交舉靈席並施人亦有言有此弟兄聞公疾革丞相驟驚聞丞相薨公益難勝更相致死友悌之情求之古人固亦罕聞殆以諸生負以元豐春官別試持節則公叨恩賜第實公先容義當此時往奠必躬乃緣父疾願奠之克言以見情情豈有窮尚享

祭至明弟文

維大觀四年歲次庚寅四月己巳朔初四日壬申兄具位某與弟洞沼況等以清酌庶羞致祭于亡弟承務之靈嗚呼先考棄諸孤久已十五年而痛念罔極賴以自慰者兄弟無故而巳孰謂爾奄忽至此極邪老母在堂左右奉承方且兄弟同之孰謂爾又遽不與邪爾孝悌著于閨門忠信推于朋友恭謙和厚見稱于州閭神宜聽之介以遠福而乃位不正於九品年不滿於五十果孰使之然邪嗚呼已矣尚何言哉

今月癸酉將舉爾柩葬于德澤鄉材莊之原前視先
塋裁二百步惟祖惟考爾其往後之若夫爾之子猶
吾子也教之誨之以成爾志以無忝于爾後則吾以
為己任焉固可以無憾惟終天永訣痛切心腑不勝
骨肉之情尚享

祭呂太師文

天佑上主篤生我公來對休運為今大鴻面槐執璧
落心而恭衆方窘迫公獨從容爰有因革論起如蜂
公徐一言翕然以從事已而默終日斂躬若無所與
與測宵中但見百官上下以功但見四夷車書以同

但見田野年穀以豐流離者復蠲詘者充白顛黃馘
端若兒童爰笑爰語涵泳時雍朝廷益尊勲業益隆
殊尤俊偉益振家風人亦有言孰不薦紳維公秉國
始為有臣人亦有言孰不是似惟公肯構始為有子
竊惟公初信非凡人情不聲色學不空文西山之清
孟軻之醇德盛行高孰與擬倫如古寶器如時慶雲
世獲觀者倍萬懽欣所以施設如前所陳公昔去位
君子沮傷比登三事交賀壺觴宜其昊天俾壽而康
曷為不仁禍降非常兩楹入夢中台圯光歲值龍蛇
遽爾云亡紫岌大厦摧其棟梁爰自二聖遠極八荒

知與不知失聲沾裳顧如某者頃在廣陵辱公青眼
收之門庭豈徒應格薦其姓名每及人物猥賜題評
遂令踈賤聞于公卿重念叅侍屏息人後未嘗請間
敢祈公售爾來日月不為不父文章工乎問學正不
公竟不問不考其有若為憐之久而益厚仰惟此恩
山嶽在首吉卜伊爾將舉神匱義當捨官躬設鷄酒
頭莫之遂規古則醜寓茲一奠以昭不苟公騎箕尾
寧來歛受

祭范郡太文

夫人既歿父黨相弔曰吾家不幸夫黨有弔曰吾宗

不幸鄉黨之鑒裁者相謂曰吾桑梓不幸自其為女
以至為母自其為婦以至為姑作止語默禮樂詩書
迄于霜髮弗改其初居今之世而獲與圖史所載者
俱今則止矣我心何如我有兄弟誰慰憚之我有蘋
蘩誰奉承之我有惇獨誰撫育之我有閨門誰儀形
之嗚呼生死之際學者所難夫人處之載笑載言病
既革而卻藥續欲屬而求遷竟還身乎正寢以終其
天年某等分職府寺實聞是語佳城攸歸重以悽楚
厥有真誠託之肴醑逝靈車而再拜庶冥冥其來舉
為同僚祭孫壽朋文

仁者不壽言人而凶誰其尸之冥冥昊穹昊穹臨下
亦云有赫豈其報施而不以實斯民有言奪我賢令
我老我稚何以為命同僚有言奪我畏友我公我私
誰執其咎矧惟孀親止餘一子聿其逝矣託身無所
未冠三男及嫁四女叩心相持淚血飛雨念君政聲
白日四馳有嚴公卿咸願見之疾卧既久僅存皮骨
曾不身慮亦忘家室惴惴論議惟國之卹在昔朱邑
早吏桐鄉既死歸葬民奉烝嘗君隕于位亦邑之比
民既痛思豈不有知况其子孫如見君顏久而不忘
君死如生與君分好也輩良厚執紼泣穴有志弗就
持觴酌君君來歆否

祭閭丘大夫文

惟公東國純儒熙朝循吏所嚮翕然人以敬畏上天
鑒之謂宜撫仕謂宜永年以暢夙志云何不幸而止
於是某也効官早嘗叅事公弗我陋為之倒屣亟以
名聞俾遷厥位曾未酬息死生遽異及今言歸公喪
猶寄躬獲持觴薄薦誠意秋聲在庭物色凋悴房櫳
閔虛聞其曷詣維神不忘來歆來視

代舅氏祭所生母文

嗚呼自先人職方不幸棄諸孤于今十有九年惇然

離析莫安其居未有以慰母之心繼復大作慈顏不
留印地號天無血續泪嗚呼念昔先人傾背我兄弟
實皆童幼於所訓誨未知省憶及茲既冠追往痛今
維母夙夜以先人平昔訓誨我弟兄者諄諄告戒使
奉以周旋孰謂晷刻未移堂室如故而斯言聞然與
實俱化遽不可得而聞見乎四方上下竟何之邪嗚
呼宅兆攸卜龜筮獻祥其地適居先墳之西南數十
步舉柩歸焉日在丙申得邇先人與先夫人旌德縣
君吳氏仁和縣君戚氏之左右以為不朽之託蓋亦
母之素志也惟是兄以弟之心率於其前弟以兄之
心稟於其後交相舊厲誓必有成以亢門戶以求烝
嘗以副先人之訓誨而無負於母之所以諄諄者則
我弟兄豈敢以地下為無知而不自勉尚庶幾冥冥
無身後慮

都曹祭六縣君文

嗚呼維吾先人上有九兄或處或仕以藹家聲冠男
笄女諸子前盈積德之報宜又益亨曾未百年相繼
摧傾今其存者藐焉惇惇如何吾姊復隔幽明聞訃
以還涕淚從橫叩心頓足食饘寢驚粵惟淑質姆訓
夙成為女婦母咸以賢名其自遠左右薄官是縈遠

則一紀或歲荐更乃獲侍側少慰懸情大夢之間日月崢嶸人如草木能幾時榮歆頻省見事弗顧弁重以愧恨無方可平况也一旦有死有生歛不憑棺往不送行邈數千里卜塋于荆執紼淮穴又決不能其為楚痛夫何可勝馳茲一奠以寄悃誠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李周翰文

嗚呼人各有一死子之死獨不可得而詰乎孝弟著于閨門節操信乎鄉黨學問文章見稱于倫輩子豈不善亦豈不仁天何為不與而年何為不壽乎前此數十日既奪子嗣而又速子於鬼錄乎孤然逆旅鍾此大故妻孥不獲斂其形而假手於役者父母兄弟不獲視其蓋棺而托事於友生嗚呼子有知能不念斑白之親相對歆絕方孕之婦未齒之女泣盡而繼之以血乎余同年進士四百餘人曾未十年知其為異物者十二人矣况耳目所不接者嗚呼子復從之而往乎去冬既暮余歸侍側子時罷官亦初至止纔一往來余即求選於吏部到家未幾子又為京師之行意者余之官期尚在來春子有所授未必見闕度幾是時杖屨相從以幸道義之益故雖不款不以為

恨嗚呼豈謂子生往而死歸乎言別之簡墨猶未乾而遽成今古一至於此乎温温之容余不復見矣豐豐之語吾不復聞矣隻雞斗酒持以薦誠子果鑒之否乎

祭傅待制文 元通

天子龍潛公翊左右閔閔者再莫如公父天子龍飛公陟從班曾未朞年遽以疾言重遠公誠姑聽均逸止于近藩弗遠去國庶幾亟還密奉朝夕道行志伸為時輔弼蒼蒼在上垂鑒實深宜俾壽康以慰人心云胡弗佑忽成古今有識涕下或至沾襟矧與公好一紀于茲授經辟雍秉筆丹墀代言西掖莫不同時公不我陋道義相期一旦永訣孰如我悲來陳薄奠公知不知尚饗

祭翟秘監文

嗚呼公為博士傳道諸生其實至陋過沐題評公為御史總試學官其實無取獨預權衡公為司業薦拔教授其實罔功亟蒙成就某於公門特受異恩未知報稱恐愧奚勝竭來餘杭適逢公喪雪涕告情奠此一觴尚饗

祭曾丞相文

嗚呼前年之公某以恩移至于衡陽公已前之去年
之春某以恩歸至于皖口公已解維水陸萬里莫之
能追迨及初夏某抵南徐盤礴自得公已安居持謁
造門立未須臾屣履以出情與義俱堅欲款留更幾
朝晡念遠親側久已五年切於省定不獲遷延惟常
與潤密相接連期以歲暮專詣賓延杖屨從公遊覽
山川孰謂還家席未及溫瘴癘大作與死為隣藥石
之餘皮膚僅存連牆莫往矧也高門尚期完復追踐
初言此言未酬忽聞公薨謂為信然傳者何憑謂為
不然傳者日增果還崧高果比列星果可詰乎杳杳
冥冥虛容在堂儼如平生躬陳薄奠又復不能庶幾
靈明昭鑒真誠尚饗

祭宋子直文

嗚呼子直一至於斯乎年甫逾於強仕仕方逮於通
閨有志弗克就有才弗克為一瞬之頃今古異時以
先寺丞之積善宜有子以大其後以先郎中之流澤
宜有孫以承其施君乃止於是而已果孰梏而制之
君有顧言家于晉陵以卜以筮以啓新塋所居而安
即為彭城何必故鄉結戀于情惟君心之子屬將有
在乎茲誠歸古之女得所託教君之男成厥身俾子

妹不復憂唐。日老祭永以豐盈。苟予力之可勉。悉以
自任矣。庶少慰於冥冥尚饗。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八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九

行狀

故觀文殿大學士蘇公行狀

蘇氏出己姓顓帝之後裔孫吳回爲重黎生陸終陸
終生昆吾昆吾之子封于蘇今萊郡之西蘇城是也
三代時蘇忿生爲周司寇世居河內後徙武功至漢
平陵侯建徙平陵七世孫章爲并州刺史又五世生
魏剛侯則又八世生綽爲周度支尚書封邳公邳公
生威相隋封房公曾孫瓌相唐中宗睿宗封許公許
公生誥爲徐州刺史徐州之孫奕元和中終光州刺

史家固始光。孫益自固始隨王潮入閩爲王氏
領軍使國初贈隰州刺史隰州生光誨石晉初與劉
從效誅泉南叛將黃紹頗從效表爲漳州刺史泉帥
陳洪進畏其英傑不爲已下以計召之至同安爲大
第留不遣而密使人之漳州奪其位遂爲泉州同安
人開寶矣盜起劫漳州爲盟主餘黨環城下監郡何
承矩與州將喬維岳欲虜城遁去漳州一夕殪盜魁
十餘人送首級于州餘衆皆潰城門始開歸朝賞功
遷左屯衛將軍官其子十人即公之高祖也子某仕
江南爲漳州行軍司馬檢校國子祭酒初漳州旣夷
群盜祭酒急索帳中得賊所募人名籍于餘紙火之
皆得不誅漳州聞之語人曰吾兒有陰德其後必大
以公貴贈司空大夫張氏贈代國太夫人生福公諱
某少魁傑有文武術略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被
召會罷六科後與魏公同登進士第旣而覆落改三
班官非其志也歷提點荆湖南北路刑獄公事知宜
邵復三州所至有風績終左屯衛將軍贈太師福國
公初娶劉氏陳留郡君贈隨國太夫人再娶翁氏長
安郡太君贈徐國太夫人劉夫人生魏公諱某仁宗
時以賢良方正六科登侍從入翰林爲學士數納忠

論事特被知遇然爲天下偉人不幸早世終侍讀
學士知河陽府贈太師魏國公娶陳氏河南郡太君
贈魏國太夫人生公公機警夙成性知禮義三歲時
魏公爲宜州推官公猶未離懷抱與人語出則從官
府之稱入則如家人禮州將日召至其家與語謂人
曰兒異人也既就外傳則與老主大儒講論六經指
義無不通貫建安黃晞福唐王皓南城李臨川蔡
元導元翰建陽陳洪輩皆與爲忘年友十八預進士
高薦大爲吳公育所重魏公任子恩當得京秩公力
辭不受再舉爲別試第一考官歐陽公嘗張公方平

謂人曰吾所試題非通天人之奧窈制作之原者不
在首選也遂中慶曆二年乙科調漢陽軍判官以魏
公奉詔脩建北京改宿州觀察推官魏公持福公喪
又改知江寧府江寧縣事建業承李氏後版籍賦輿
皆無法制每有發歛府移追攝吏係縲於道公至則
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每因治訴旁問鄰里丁產多
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自占不實
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某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
敢隱者一縣以爲神明又爲剗革蠹弊更設條教簡
而易行諸縣以爲法佗日諸令長造門領縣長拜

廷下諫曰此道獲免追逮皆公之賜也民有忿爭者
至誠諭以鄉黨宜相親善意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
旦緩急將何賴焉往往謝去或至半道思公言而歸
縣以大治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皆以部吏少許可
及觀公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尋以魏公憂去職用
治命葬京口故今爲潤州人服除爲南京留守推官
留守歐陽公一以府政委之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
閱覽則其不復省矣杜岐公老居睢陽一見公深器
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常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
親踈者且自謂平生人罕見其可一處逐有小官以

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先後本末悉以語公
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一官老夫非以自矜
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要至爲宰輔還政退居
名德終始略相似焉皇祐四年翰林學士趙槩與諸
禁從列薦公文學才行宜在朝廷召試學士院明年
改大理寺丞時公與馮公京同試入最優等除館閣
校勘至和初同知太常禮院嘉祐二年改集賢校理
編定集賢院書集再遷太常博士前後在館九年官
冷俸薄而奉翁夫人陳夫人養諸姑姊妹與外族之
無歸者凡數十躬自刻厲甘旨無闕婚嫁以時妻

子衣食之用常不足而公處之晏如也時富鄭公韓
魏公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勸勵風俗知公
次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
遂除知潁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君子出處可謂真
古之君子矣考課進祠部員外郎英宗即位遷度支
員外郎仁宗山陵有司不知故事譟發嚴急吏執事
勢多以不時難得之物賦諸郡旁郡皆取於民至脅
以軍法公喻吏曰遺詔山陵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產
可強賦以害民乎至纖至悉躬自區處民既便之而
事以集召為開封府界提點諸縣鎮公事陞對稱旨

賜緋衣銀魚歲大旱疫公請轉鄰路粟以補匱乏且
委本司與諸縣審蠲租稅免自朝廷差官以重勞擾
民賴以濟甚衆又言周制六軍蓋出六鄉之衆在五
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將軍亦散布輔畿郡縣又
以關內諸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為上國蕃衛
也國朝禁兵多屯京城及畿內東南諸縣雖於運糧
供饋為便而西北兩面武備或闕今中牟長垣直都
門要衝之路二鄙驛置皆由此出而舊不屯兵至於
城守防傳居常乏人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杜
文等乘飢嘯聚長垣賊殺官吏人莫不服公之先見

公即請以獲盜多寡立縣令殿最法以爲巡檢縣尉
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爲盜能使民不爲盜者縣
令也且州縣物務歲課稍虧則官佐有罰今良民罹
剽劫之害而親民官獨不任其責可乎遷三司度支
判官爲治平四年壽聖節按送伴使虜使還至恩州
驛舍夜火左右白請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救
公閉門不納令曰妄動者寘之法徐使防卒撲滅之
郡人恟恟以爲虜反州兵亦欲因緣生事飛語至京
師公還入對神宗首以問公聞奏本末喜曰朕始亦
疑之使人密訶皆如卿言問卿措置甚得宜其所鎮

過多矣覃恩改工部郎中爲淮南轉運使神宗初
攬萬機厲精政事尤留意人物自在藩邸聞公名及
使事還益被知遇至陞辭日諮訪治道因問入館之
年曰何濡滯久耶公曰臣自選調被召纔改官即入
館翌計資級未爲濡滯於是有用公意未幾光祿卿
史炤爲淮南轉運使因對上曰蘇某有學識與卿同
事甚善後數月召脩起居注先是記注久闕員資望
無踰公者丞相韓魏公數薦公會執政以親嫌爲言
故有使淮之命至是自擢焉公與秘閣校理李大
臨並命官同而除日以公職集賢在大臨上公以年

齒推先大臨而居其下兼同判禮部祠部又判三司
磨勘司改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熙寧元年召試知
制誥故事外制不過六員時闕其一上不欲獨試大
臨命公同試員遂溢數乃特恩也入謝賜金紫咸充
北朝皇太后生辰國信史是歲郊恩加朝散大夫封
南陽縣男食邑三百戶二年兼通進銀臺司兼門下
封駁事同詳定命官使臣過犯又爲北朝賀生辰館
伴使司知審官院權審刑院事時知金州比部郎中
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貸死杖
脊黥隸海島公奏曰希輔仲宣均爲枉法而情有輕

有重者上愕然曰枉法豈復有輕者公曰希輔知白
州受赇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則以所部金坑發檄
巡檢體寃無甚利土人譁興作遂以金八兩求仲宣
不差官比較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耳故枉法爲輕
上曰免決黥之如何公曰士大夫有罪可殺則殺之
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公貸其
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所重者污辱衣冠顧其人
無足矜也上曰免決與黥流嶺外公再拜奉詔自是
命官犯贓抵罪者遂以爲例又兼提舉兵吏司封官
誥院詳定天下印文判司農寺三年權知貢舉四月

朝廷特除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以爲弗循舊制封還詞頭翌日辭職罷之詞頭復下公適當制即奏去歲詔旨專令中丞舉官雖不限資品猶以京秩薦授今自支郡亦職官入居糾繩之地近歲未有議者或謂唐世自諸侯幕府入登臺省者多矣定之此除不爲過臣以謂不然在唐方鎮盛時有奏群郎官御史以充幕府者由此幕府增重祖宗深鑒此弊一切廢改州郡僚佐皆從朝廷補受大臣出鎮或許辟官皆隨資注擬滿歲遷秩並行吐格非復唐世之比

三院又重於昔時况定不由銓考擢受朝列不緣御史之薦直實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刑必致人言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復送李大臨大臨如公議又送公公又言祖宗朝天下初定士或棄草萊而不用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自真宗後每有除授雖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朝廷清明俊乂並用進任臺閣動有成規定以遠州幕官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効偶因召對一言稱旨便授臺官它日或有非常之人又過於此則復以何官處之浸漸不已誠恐高官要秩或可以岐路致

也臣切謂威福之柄人主得以自專官守有責臣下
得以固執若朝廷以定才實非常則當特與改官別
授職任隨資超用無所不可不必遂棄近例處之憲
綱疏奏手詔曰二十八日上殿來有事指堦公入對
上曰卿所謂李定事雖善然熙寧二年詔書言舉臺
官不拘官職高下令兼權則定之除命正合詔意不
爲越法宜以舉官條赴院商量速爲草制久格詔命
恐將得罪卿宜思之公曰臣聞治道在察臣下之邪
正邪正之分惟所操守臣前以爲不可今陛下
台諭遂變前言乃姦邪回位之臣所爲也陛下亦將

察而罪之矣熙寧二年詔書臣亦講論若於臣心無
疑豈敢久格詔命退而復論曰從前臺官須於太常
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奏舉難得資序相當之
人故朝廷又令不拘官職高下令兼權蓋謂不限博
士與中行員外郎耳非謂選人亦許奏舉也所謂兼
權者如三丞已行未可爲監察故令上權前行員外
郎不可爲待御故令下兼皆不爲選人設若不俱官
職高下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以兼權裏
行不必更改中允也臣所以喋喋有言者但爲愛惜
朝廷之法遵守有司之職耳繳而復下至于七八後

雖大臨當日而堂劄批聖旨與除李定係特旨不礙
近降條制促公譔詞公又奏定初等職官超授朝列
兼權御史不應近制若果出聖意則須非常之才然
後可以厭伏群議昔馬周爲條陳當世切務唐太宗
拔於布衣近世張知白上書言事論議卓越真宗拔
於河陽職官此二臣者而謂有顯狀矣然周猶召直
門下省明年方用爲御史知白乃還奏對稱旨亦命
試舍人院然後授以正言若定只是副特旨之擢別
授一官實之京師竢見實狀進用未晚遂與大臨俱
落知制誥歸班凡歲餘雖大寒暑甚風雨未嘗一日
移告執政或喻公請外官閑局公曰方以罪謫敢求
自便乎士大夫益推重之四年大享明堂恩始知婺
州沂桐廬江水暴迅挽舟卒力不勝檣折舟橫覆魏
國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
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及覆溺公一子與妹與甥皆
不救獨太夫人脫危難水不入口衆以謂公誠孝所
感陰相之所致也婺學逼雙溪每秋潦溪漲浸殿堂
水數尺公乃遷于近南爽愷之地多士四集導以禮
義自此士益嚮學登第者相繼文物之盛前數十年
無有也移知亳州七年召還勾當三班院是歲用郊

祀恩復集賢院學士加護軍人年出知應天府兼南
京留守司事十月彗星出赦天下始公與李太臨同
得罪而當塗者特不喜公至是三更赦大臨復待制
獨於公以久不磨勘爲言止除秘書監歲終復召勾
當三班院因對奏言本朝自慶曆中因營婦逃亡指
赦而出始有不用赦原之法臣在南都見有犯罪在
數十年前雖屢經赦宥不得霑恩者則無知之民一
犯禁令無自新之路矣甚可矜測上以爲然其後遂
詔法官議而改焉尋兼知通進銀臺司九年以吳越
荐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

以轉運司責所通市易緡錢書繫公庭夜禁廂院雖
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
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
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沮壞法令而民償責者乃
先期而至遂不復言一日燕有美堂聞將兵結集謀
害官吏郡人喧傳恐懼不安公談笑自如密喻兵官
多捕首領十數置械送獄中逮暮夜會散而坐客不
知也十年召脩仁宗英宗正史俄兼提舉中太一宮
兼集禧觀是歲再充北朝生辰國信使郊禮成進右
諫議大夫封開國子加食邑三百戶在虜中遇冬至

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筭術
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
踰數刻即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
曆可也虜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
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
因問虜中山川形勢人情向背公曰虜講和之日久
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令上下相安未有
離貳之意昔人以謂匈奴直百年之運言其盛衰有
數也上曰虜北自耶律德光至今何止百年公曰漢
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
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
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正觀政要慨然有收復
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 有司由此觀之夷
狄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上深然之京尹
缺上欲用公吳丞相充以史院才難得人為言上宣
曰蘇某久歷藩府詳練政事遂擢權知開封府未半
歲都邑稱治上諭宰臣等曰蘇某到府決遣無滯會
祥符令孫純罷官欲之新任貸其所部門僧錢百千
它日同院僧告門僧還徃倡家且持錢百千出疑有
姦公判曰告非干已事不當治錢隸常住非官給無

資貸法然純聞事作已償之矣乃杖僧言者謂公縱
出純罪有詔鞠治而公止坐失出杖罪案成御史舒
曹駁奏以謂純乃蘇某女婿堂姊之子實為近親不
可以失論是時公女新嫁李徽之子李大族公固不
知其為親也不復自辨降授秘書監知濠州公在府
日嘗治國子博士陳世儒獄世儒妻李氏惡世儒所
生母欲其死喻群婢曰博士一日持喪則汝輩欲留
者多與金欲去者厚遣之語多類此終不明言使之
殺也獄成而法吏以李氏無殺姑語情雖切害而法
不至死案屢駁而情不移一日因奏事上謂公曰人

言卿與所司欲寬世儒獄此人論大惡當窮竟不可
縱公曰臣備員京尹有罪者皆付之有司一有輕重
意則有司觀望遂致刑名出入此事臣固不敢言寬
亦不敢喻之使重公既出而獄久不決移治大理寺
大理即以李氏之母呂乃樞密副使公著之妹公著
與蘇某厚必嘗請求請遣官即訊而已移劾御史臺
公自濠赴臺置對御史曰公素長者必以交舊之情
不能遠速自言毋重困辱公曰使其誣人雖死不可
為若自誣以得罪雖甚重不敢避遂手書數百言付
獄吏上覽奏牘以為疑詔御史求實狀御史反覆救

治無所得乃詰大理獄吏所以得呂某請求之說吏
窮吐實曰此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而爲之也
今其藁尚在家取而視之信然於是公得辨明止坐
嘗問同列語世儒惟循事應曰誠有之爲泄獄情罷
濠州未幾除知河陽以魏公捐館河陽辭不行改知
滄州入辭曰如卿宜在朝廷朕知卿久矣每欲用卿
輒爲事所奪豈非命也卿直道久而自明公頓首謝
因言臣母畏寒竢春和可行上曰卿母誰氏公曰龍
圖閣直學士陳從易女上曰天聖間待從耶公曰臣
外祖天聖間以直昭文館知廣州還不市南物替是

俸過嶺仁宗聞之即日擢知制誥上曰清節過於馬
援矣到滄數月復太中大夫召還判尚書吏部中書
舍人舒亶言公復官未應叙法中批以舊官判吏部
又兼詳定官制先是唐制文選掌於吏部武選則兵
部主之神宗謂自三代至漢未嘗有文武之別議者
不知所處公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公品秩而掌
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莫若分左右曹以掌兩
選又以品秩課格分治之無所不可上從之於是吏
部有四選之法焉後因進對上曰朝廷與契丹通好
歲久故事儀式遺散者多每使人生事無以折正朕

欲集國朝以來至昨代州定地界文案以類編次爲書後來得以稽據非卿不可成然此書浩繁卿自度幾歲可畢公曰臣願盡力二年因令置局於樞密後廳仍辟官檢閱文字如期書成凡十有八門合二百五十卷爲事目總叙奏之上覽之嘉歎賜名華戎魯衛信錄元豐五年爲北虜賀正館伴使虜使鄭顥明辯有才智上命副使張山甫諭以近命蘇頌修信錄欲以重兩朝盟好之固顥感激稱謝見公益恭遜私覲禮物皆異常時遣使喻旨曰聞虜使以卿儒學溫藉贈遺特殊今以小龍茶琉璃器賜卿可予之以答

其意顥復遺公異錦一端即日進之後因奏事語及上曰禁中所無也復太中大夫官制行改通議大夫吏部侍郎以嘗領詳定特遷正議大夫六年上幸尚書省遷光祿大夫是歲增上列聖徽號爲禮儀使乘輅奏冊入廟郊禮成加上護軍進開國侯食邑千三百戶七年魏國太夫人寢疾在告同曹侍郎權引選人上顧左右問蘇頌安在左右以實對令樞密承旨張誠一喻旨曰太夫人疾幸有間宜亟出視事會太夫人薨遣中使就第撫問曰早聞太夫人之喪想卿情極哀慕方暑宜少抑摧躄明日又遣使賜白金千

兩詔有司假官舍以居州郡應副葬事元祐初服除
進刑部尚書俄兼詳定重脩勅令二年遷吏部八月
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史官所記善
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采錄新舊唐書中臣主所行
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
唐故事二條公每有所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
述以已意反復言之公前後掌天官四選五年是時
倉法行吏無所覲每選人改官京朝官使臣關陞磨
勘或以功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為稽滯且引
大自首以沮格之遠方寒選待次輦下動經歲時不

見得否至公則勅吏曰其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
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
者至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者公
必徃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為之奏請或巡
白都堂故士大夫受賜多不得者亦以為無可憾四
年遷翰林學士丞旨兼掌皇弟五王牋表明年三月
遷尚書左丞公自至和中館居京久問巷之人皆
聞公名至是登用莫不相慶明日語執政曰蘇頌甚
慰人望七年納皇后講修六禮為冊禮使六月進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

戶是歲郊禮恩加千戶實封四百戶公自與聞國政
務在奉行故事使有司奉法遵職執事量能授任杜
絕僥倖僭差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每廟堂
論議援古證今出入經史所未安者必力爭之毅然
不可回與同列浸不合會牽復前侍御史賈易知蘇
州爭不決至論于上前公曰易與臣本無雅故以其
為御史不避權要號為敢言又法應牽復既已為監
司矣乃徒知蘇州則是雖更赦反下遷兼其餘當牽
復者甚衆使人人如易則赦令為虛文矣衆欲加易
以直館閣或公亦以為不可有旨再議而御史楊畏

來之邵言公稽留詔命公聞之即與歸私第待罪三
上乞致仕不許又再以老病辭八年三月拜觀文
殿學士集禧觀使九月出知揚州時宣仁太后上
哲宗始親政因公陞辭尤加眷禮問為政大略與
人才能否公對世久明年西京留守闕首命除公公
以老再辭不聽既行而衛國夫人薨懇請南歸時紹
聖初年也復知揚州明年再請還政章累上遂拜中
太一宮使居京口後二年復請老乃以太子少師致
仕今上即位拜太子太保增邑四百戶實封一百戶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戊寅日北至公起居膳猶如常

三接賓客甚款至已而草遺表數百言逮暮與諸子
語如平時無一及家事明日稍就枕即屏左右却藥
餌召常所用醫二親謝遣之夜半猶起就坐達寅而
薨寔二十日也訃聞上輟視朝二日制贈司空遣中
使賻卹其家恩意甚至公天資仁厚字量闊博喜愠
不形於色事親孝睦九族以慈處朋友以義切自偏
束尤謹禮法雖燕居必正衣冠危坐家人莫見墮容
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晚際會所得俸賜隨即散用
其自奉養至儉薄必食不過一肉始薨之日吊哭者
造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勤愕咨嗟以爲寒素

不若也自心所交皆當世賢傑及居顯近務推挽正
人吉士不問識與不識性酷嗜學晚歲彌甚自書契
以來墳史所載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陰陽五行
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訓故文字無所不通不獨
見於論議文章必欲驗之實事以扶助世教其於名
理所造尤精詣所至爲政務大體深戒虛名曰時乘
理而實利及下莖見其迹既去則人莫不思之在相
位時避遠權勢明無雜賓其進退士大夫無纖毫私
意以故人不歸恩而怨讟亦不切至焉爲館我時嘗
被命補注神農本草圖經千金方書而醫家賴以活

人甚衆元祐中建請別製渾儀因命公提舉公既遂於律曆又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筭術有巧思奏用之且授以古法為臺三層上設渾儀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谷星辰躔度所次占候測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至和中文潞公為相嘗請建家廟事下太常公議以為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與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

為之差筭錫以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享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宮公以謂勅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祇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冊並傳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冊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義備薦享之禮衆論未定一日白事至都堂丞相曾公問曰學士議郭后事甚善然郭后是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公曰國朝祖宗三聖賀尹

藩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似有同異
之言曾公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古尚歲後配
祔之意公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為逼矣曾公
歎重久之後群牧判官宋公敏求謂公曰出議郭后
事引勅語此是先人宣獻為參政時自撰甚有微意
云後有知禮者當行之蓋當時有沮此議者非公莫
能見也然竟不行熙寧初經筵官請坐講下禮官考
議公以謂天禧舊制侍臣皆賜坐講官別設本於前
列坐而聽乾興後侍臣皆先就坐賜茶訖徹席立講
講畢復坐賜湯而從容焉其尊德重道固已重於三

公矣然事出上恩雖微賤賜坐於義無害若人主不
命而自請之則為非禮矣且侍從之官見於天子若
賜之坐有所顧問猶當避席立對况執經人主之前
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為宜若謂其傳道近於為師
則今侍講但解話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為師之實
也自乾興以來侍臣立講僅五十年足為定法豈可
一旦以為有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乎神宗竟從舊制
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為升俊之
路議貢舉欲先士行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錄之法先
行州縣使有司得專參詳考察庶幾存鄉舉里選之

遺範又請每歲攷進士量留人數以廣制科遺逸之
選又謂尚書古之天臺朝廷萬事之本皆由此出仁
宗朝大臣嘗請移審官院歸吏部三班院歸兵部審
刑院歸刑部庶稍近古制而當時議者不深惟其本
苟憚興作遂不果行請先置朝臣兩員振舉綱維竢
其葺有緒然後議移審官等三院還省則南宮故事
可舉而行一代典章於斯為盛矣其後詔博士分經
以三舍取士兼考行義又十餘年而官制行皆略如
此言又請重加役流法以代配隸又嘗因對神宗從
容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公言禮典久廢服屬親踈
有所未明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
有大宗小宗主祭專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夫
庶人亦何預焉傳曰父為長子何以三年正體於上
又乃將所傳重也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
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勅
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
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而世俗之論
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而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嘗
聞慶曆中朝廷議臣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
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也乞詔禮官博士

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
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及士庶人不當同用
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為左丞時嘗權樞密院
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謀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
立蕃官趙純忠者信謹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
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欲如其請公獨曰不可
昔晉趙鞅以師納蒯賁于衛其子輒猶拒之而弗受
以尊王父之命也今越境而入其國事未可知使拒
而不受得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
輯之未晚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故無恙公學問淵

博無施不宜其大者固已發於朝廷垂之典冊其小
者亦足以警動一時誘掖後進元豐五年神宗御集
英筵放進士有暨陶者主司誤呼為暨三呼不應
上顧公公對曰當呼為暨居乙果應上曰卿何以知
出何書乎公曰臣嘗記三國時吳有暨豔造營府之
論恐其後也問陶鄉里乃建人上喜曰果吳人褒諭
再三又問曰字書中訓何義公曰字書不出何義止
云八姓字當從旦今旦字缺下一畫者蓋俗書避唐
代宗名耳又嘗接伴至雄州虜使問適過市其榜有
仇家此何姓也公曰音與掌同出姓氏譜虜人歎服

每公鄉會集有僻書疑事必以問公公隨爲言之常
傾一坐諸公好事者時時造前聽語經史微旨前代
典故至近世名臣閎閱無不厭服公亦喜爲講道或
終日清談亶亶忘倦客有退而記錄其言至盈編秩
者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以事屬
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或謂其事迹書
札具存可辯公笑曰吾豈爲是者在潁州日通判趙
至忠本歸明人所至輒與守競公待之以禮具盡誠
意他日至忠泣曰某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
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累官太子太保成親文殿大

學士爵趙郡公食邑四千七百口實封一千三百戶
所著文集若干卷初娶凌氏屯田郎中景陽之女追
封吳國夫人繼室辛氏駕部員外郎某之女封魏國
夫人追封徙韓國男六人熹嘉皆朝奉郎嗣朝散郎
詔承議郎京奉議郎攜通直郎女三人長適長朝議
大夫李孝鼎次二前平婿朝散郎劉瑄襄州錄事參
軍賈收孫男十九人象先奉議郎慶厚承事郎德輿
行冲季輔皆承奉郎長卿餘慶公綽彥伯道孫簡求
陶孫伯孫朝孫叔孫孫鎮孫季孫公孫葛孫皆未
仕孫女十二人婿宣德郎李德嚴知相州錄事王琮

天平軍節度推官朱邦彥湖州武康尉王駮明州定
海主簿呂無忌郊社齋郎曾志餘皆幼曾孫男八人
直孫趙孫朱孫礪孫房孫迎孫瀛孫信孫曾孫女四
人卜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所某孫屬某編
次歷官行事而為之狀謹狀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三十九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卷之四十四

行狀

故朝請郎張公行狀

公諱次元字希一其先廣陵人自天章公歸老于常
州遂為常州武進人六世祖昇仕唐為滁州清流縣
令生約為金吾衛長史生訓即公高祖也仕揚行密
為黃州刺史有智勇與其等輩三十六人號淝上英
雄曾祖瑒仕南唐為校書郎祖必擢進士第一為右
內史學士金陵既平從後主歸本朝太祖聞其清節
授右贊善大夫知榮州太宗時數言治要多見聽用

考盥之以直道自奮仁宗深器之嘗待制天章閣隱
然為一時名臣生二子公其季也皇祐二年用天章
公奏為太廟齋郎再奏守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簽
書江陰軍判官事年尚少守將易之初不為沮事枉
必爭如道理而後已富民孫氏緣守將數燕其池亭
浸有所謁公察其端每遇燕集力以疾辭自是孫氏
嚴憚不敢逞而守將益知公非碌碌貴游子也尊禮
之嘉祐三年轉太常寺奉禮郎知常州武進縣每歲
輸納甫期吏必豫率私財探邑官之歆而置其所湏
以陰中之然後肆行誅求公先諭以不可乃為禁令

且峻懲其犯者迄公去所輸無慮數十萬而民間卒
無一錢入吏手謹然為俚誣傳於世白鶴溪導瀟湖
溉民田甚廣歲久湮塞公力濬之六姓有冒其地者
飛語撼淫竟不動初流亟還綿百餘里無復旱暵至
今賴焉目為奉禮河轉大理誣事丁天章公憂服除
遇神宗即位轉衛尉寺丞監楚州糧料院熙寧三年
轉大理寺丞用淮南轉運使陳安石薦知通州靜海
縣兼監都監倉歲適大旱苗且槁死惟漕河衍溢而
法不可決慨然身任其責決以便民郡果操法按治
章甫上今翰林學士蔣公之奇方領漕事聞而止之

且以書勞公曰真古良吏用心海瀕瘠鹵民窘寒饑
類以鬻鹽為生每捕至庭下不忍遽寘于法誨而遣
之約毋犯往往懷公之恩轉就它業而冒法者益少
轉太子中舍同提舉淮南東路市易事元豐元年賜
緋衣銀魚轉殿中丞以官制換奉議郎市易法行奉
承之人多不喻上意於是選置使者分董諸路而大
丞相王文公雅知公才首被除擢使既稱旨留乂其
任凡五年轉承議郎通判太平州未行丁譙郡大夫
人憂服除遇今上即位轉朝奉郎資任事直知信陽
軍時河朔水災洛州尤甚遂改知洛州朝廷方務賑
卹公條約三十餘事以輔導之吏絕巧謾民受實惠
按察使朱光庭嘉其所為深得仁聖惻隱之意推示
諸郡使矜式焉漳河距城繞五里遙隄高峻下視城
中方漲溢時一失固禦則衝注無前蕩為陂澤公每
至歲初飭屬縣謹不虞苟可以致力者無不為也一
夕河暴決水怒至剗堤舉城號救亟出慰之曰吾已
有備矣無患即率兵夫巡護堤上冒盛暑之寢食如
是三日而水退人爭鼓舞歌之地居重法素多賊盜
其魁桀者咸有號名曹聚讎劫乂逸不獲及公賞罰
明信人樂用命不日就擒切雞擇境內最為淵藪耕

垂歲入悉輦致邑中民以為苦至是犬卧不警遂不為避盜計俗祀崔府君尤敬亦或乘之濟其詭謀一日乃退食遽聞百餘人擁一黥者直入據黃堂曰我府軍也來為太守福公命左右縛於庭狀立見悉誅之其俗遂革代還知蘄州改信陽軍轉朝散郎信陽逾百年進士無顯者首興學校延致望士於其講曰親主豆觴而學者感孚術業自勸且立生祠著公德焉長社李氏子訟其弟本黃氏不當弟挽女兄為證女亦黃氏也助之力故獄屢變而聽者咸取決焉自慶曆至元祐李訟不已後以屬公公頌其弟貌言不

類兄且詰其女所以證者女指視在時獻神狀語取狀視之則紙弊而墨鮮又有桑枝痕折之曰豈非涿紙為弊色以桑枝暴於日中乎女矍然無以應即具首伏數十年間聽者幾人至公立談決之人皆神以為異代還以先塋在清流求知滁州轉朝請郎未行改魏州又改除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事坑冶散布九路多在山谷險絕中使老罕到弊父益深公不以為憚躬自按之暮年備五路以其所見條利害四十有三事請于朝書可行者三十有五至陸州感疾猶欲東去浸劇乃還抗州至則革矣

而經畫鼓鑄諄諄在口家人勉公姑少休毅然曰食
君之祿而尸素可乎比卒無一語及私事實紹聖四
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七積勳至工護軍
娶魯氏贈扶風縣君叅知政事肅簡公宗道之孫尚
書駕部郎中有功之女譙郡太夫人之猶子繼室嚴
氏封華陽縣君直祕閣穎之孫衡州軍事判官孟堅
之女子男八人基宣德郎以文學政事稱于時堅域
垣坦坳堦壑皆舉進士有賢聲女二人長適進士方
希純早卒次適承奉郎呂切問次適郊社齋郎崔頌
孫另五人鐸鉉錞錫鑿女八人公天資孝友遇事剛

明斬斬不可奪天章公既老未嘗去左右雖勉之使
仕非數舍近不廢問安不往也太夫人養居二十年
承顏養志惟恐不逮如一日女兒歸都官員外郎蔡
天球惟一女女弟歸著作郎石約惟一子寬民尚幼
皆喪其夫取以歸俾無愁歎終其身又擇名士以歸
其女今朝請郎通判廬州凌浩則其婿也擇師友以
成寬民其後中進士第元祐初將變役法訐郡邑言
利害公建以為先朝行免役久矣民安之願毋變當
路或適公曰此非廟堂意亟改奏公曰臣事君當勿
欺所見如是曷可改也使往東持布衣史敏功持錢

千萬懋遷多乾沒公繩之或以告曰敏功乃丞相王
禹玉親黨也柰何不縱公曰吾職在奉法忍廢法以
奉權貴乎已而遣都提舉司勾當官呂震按公職事
一無所得比公還朝當陞郡守遂沮不行送吏部為
通判人人為公不平而公恬然無怨色郡吏稍不自
強必回折之然卒歸於恕或不辛大故如洛州臨洛
監鎮滌陽林師忠信陽軍司理參軍河南宋瑜則力
為主其後事且計其鄉遠邇以資助其歸微至食飲
亦具風稜峭厲若不可屈折一聞人之善則靡然向
慕之於山陽先生徐公積傾心焉先生亦偉公趣操

愛敬之每形于詩讀書成誦該洽尤悉本朝事常慕
羸金不如一經與多財損智蓋過之說用以誨子孫
甚嚴而祿廩之餘一以周艱阨施宗族於其亡也衣
衾猶有不備者自遠祖以來皆葬清流允無後者至
其終日必即其處用浮屠法追享之今遂循以為式
嗚呼公以天章公直道終始為朝野推重常懼奉承
失墜貽識者之譏今以其生平大節觀之雖年位弗
充不極其志亦可謂無媿乎前人矣諸孤迫於吉卜
既以其年六月二十七日己酉葬于清流縣昌城鄉
安仁村之原尚念幽刻未就將以求銘於世之顯人

則相與泣血而屬狀於某某愚不肖祝公蓋外曾祖
行也蚤辱知憐恩德隆厚願雖徇哀在廬死亡無日
不取辭命於是跡其實而次序之以告云

故登州防禦推官華君行狀

君華氏諱時舊名申甫元祐初避高魯王諱改爲字
元翰世爲常州武進人君天資豪爽初誌外傳誦書
日記數千言年十四課試六論詞旨如成人既長西
遊必與名士爲友會熙寧初罷制舉尊以經術取士
君不遠數千里謁王文公于金陵公稱異之授以經
義退歸不復茹葷杜門自飭如是三
年而學成遂登

九年進士第調高州雷白縣尉未赴任今戶部侍郎
呂公提舉中都市易務辟爲監門未幾免歸丁父憂
至元豐八年神宗山陵今翰林學士承旨蔡公爲頓
遞使辟呂管城縣頓事事已調環州通遠寨主簿方
待次外臺選權奉天縣奉天故乾州爲陝右劇邑前
令類以不職去君至摘姦吏之尤甚者繩其一二而
民以服他郡邑雖遠數百里至有請君以聽其訟者
甫留七月邑以大治部使者奏終其任會親嫌并罷
通遠又法當遠仕久之調端州四會縣尉明年部使
者奏後廣州錄事參軍黃州蕃漢錯居獄訟紛糾率

由譯者變亂其言以致失實君察見弊端每有所治必先窮竟譯者自是人無寃聲囚方在繫日躬視其飲食沐浴之事使悉如所欲一旦遇赦出囚于州門之外其膚髮充澤殆非囹圄中人也見者感歎秩滿調登州防禦推官知衢州西安縣事以疾卒于都城實紹聖五年三月十有七日也享年五十娶周氏子男八人寔宇宙皆舉進士以學行知名而字卒矣餘尚幼女七人長適進士周咸早卒許以第三女繼其室次適進士王臨四適進士王履餘未行孫男二人女一人君懷慷慨喜功名纔出生即遇神宗厲精治道之日拔用人才不以次序又一時知己在顯途力挽致君且有以館閣薦者然君免歸矣及元豐末西鄙用兵單騎走寨上究觀形勝得邊防措置十二事以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三十年間負其志氣落落不合卒窮以死其命也夫君為學不泥章句為文辯博俊偉平居凜凜若無所屈一聞人善則靡然歸之苟不可意雖在執事者回折不避也其孤卜以元符元年八月一日葬君子武進縣懷德北鄉蕭塔村之原念所以散揚潛美非得當世大賢君子知君之深者一言以信之則無以垂示無窮於是寫其狀其行以

告謹狀

傳

馮貫道傳

貫道壽春人舉進士不偶棄去遊京師居相國寺東
錄事巷以訓童子爲業二十餘年如一日其容舒而
野其言簡而直其與人交淡而又自朝廷公卿以至
閭巷之人往往知其所爲而厚其禮貫道持一意接
之未嘗毫末加損於其間元祐末門下侍郎蘇轍罷
政斥外平昔翕翕走其門者皆諱悔弗顧惟貫道朝
夕往見且受其所寓錢及京師允出納之事越七年

蘇門下自領表歸許昌貫道即曰訪焉還其向所受
者視其錢封識如故時蘇公復欲以事煩之笑而不
荅紹聖中太府卿賈種民董領茶事人爭趨之求爲
邸肆雖甚懇切而莫之許獨念貫道貧諭使爲求者
出名可以端居不預而月獲錢十許千貫道初不應
賈猶強之不已乃謝曰我訓童子逾三十年矣口不
較聲手不停筆窮日之力以脩吾職至勤苦也月得
錢不過數千曾何足以寬衣食計然受之而宜用之
而安父之而無它虞今一旦坐獲厚利非不優佚第
恐寡患有自意外竊發者雖款如前日寧處其可得

乎此執事之高義而我之所深畏者也何敢當貫道
尤精五行數以人生年月日時配十干十二支推之
若貴若賤若禍若福如離婁近日而分黑白如師曠
逼耳而聽鼓鍾如羿持弓矢審固射五尺之鵠於數
十步之內以故車馬常滿門貫道頽然其間如阮千
里之琴無人而不為彈也於其吉者則曰當為善以
承其吉於其凶者則曰當為善以避其凶間有召之
者雖勢力回丘山氣燄變寒暑非其所好不往不卹
也其所為槩如此余嘗見漢書稱嚴君平終身自保
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每依著龜為人言利害各

因執道之以善李疆為益州牧政禮與相見卒不敢
言以為從事又見揚子雲稱君平不作苟見不沿苟
得父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未嘗不掩卷
太息想見其人今也與貫道遊十五年而視其所以
觀其所自察其所安其聞吾平之風而悅之者乎何
其不以已絕物不以物易已一至於此耶雖居穀
之下康莊之要紛華盛麗之所其亦隱矣可不謂賢
哉貫道有幾子力教以學子皆於六經成誦而通其蓋
貫道隱德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固可期而待也
貫道之名堯夫今年若干

跋重刊道鄉文集後

宋顯祖忠公府君平生所作文集四十
卷其嗣德父德廣兩府君編次成帙請
于忠定公李先生綱序其首已成版刻
兩經兵燹版稿悉不能存元至正間鄉
大龜巢先生謝公應芳追念

先祖迺程門高弟寔宋室名臣再謫遐
荒兩全忠孝集公之文於既零耳公之

墓於既廢纂成思賢錄書五卷以所得
公之文辭五十二篇為第二卷餘無所
徵成化庚寅春郡二守浦坂謝公廷柱
因見思賢錄印刷年久字畫模糊板木
錯亂命量重新寫刻適姻親翰林學士
思軒先生郡人王公廷貴

經筵時於

內閣所得公之全集錄本是年丁母憂還

出斯本以示量於是檢閱再四而不忍
釋手如親炙

賢祖之化導也遂延塾賓如山葛厚之
重新繕寫附思賢錄統為一帙捐貲命
工鋟梓庶不泯

先世之手澤也
可以傳之悠久亦無忝
於

賢人之後也矣為晉氏有能同志者尚

其勗諸成化六年歲在庚寅秋七月既
望晉陵由林十四世孫鄒景稽首頓首
再拜謹識



磨之涅之不磷不緇進思退思墨守勿欺
此硯昔為伊川先生註經所用浩在諫垣時先生舉以
相授其傳承鉢意即爰銘之不敢忘

大觀丁亥三月鄒浩識

其勛諸成化六年歲在庚寅秋七月既
望晉陵由林十四世孫鄒景稽首頓首
再拜謹識

磨之涅之不磷不緇進思退思墨守勿欺

此硯昔爲伊川先生註經所用浩在諫垣時先生舉以
相授其傳承鈐意耶爰銘之不敢忘

大觀丁亥三月鄒浩識

高義屬雲丹心抱日公研我銘海以指測
正統戊午于謙

公去五百年公存如一日
遺研守道鄉頑廉而懦立

嘉靖庚戌歸耕石屋三洞
宗後學鄒守益銘



